

## 第十六期 西藏佛教在西方、仁波切的普巴金剛法會開示、虔誠經驗分享-宗薩欽哲仁波切對我的啟示、普賢上師言教開示輯要 3

西藏佛教在西方 .....	1
仁波切的普巴金剛法會開示 .....	6
虔誠經驗分享：宗薩欽哲仁波切對我的啟示 .....	10
普賢上師言教開示輯要 3 .....	15

### 編者的話

柔和聲 自本期開始，改由何念華和周素卿共同負責編輯工作。

### 西藏佛教在西方

撰稿：宗薩欽哲仁波切

翻譯：陳志銘 馬君美 蔣友梅

最近一位紐約的朋友寄給我一封電子郵件，標題是「西藏佛教在西方可行嗎？」雖然我立即的反應是有一點防衛性的，但我必須承認這篇文章的作者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觀點。想在這個似乎是無止境的爭論中加入另外一種觀點，可能沒有用，但是在現代文明讚揚言論自由很久之前，佛陀就強調要注重原因，並且要檢視修道而非盲從。

即使在所謂的「現代」，盲目信仰不只存在著而且還很活躍，甚至有些人只因為神職人員保證有通往天堂的通路，便放棄了生活。運用這個自由去檢視修道以及它的證據，是很重要的。同時也必須注意伴隨著它的文化包袱，一個人應該接受多少文化包袱呢？是否身為西方人就缺少成為佛教徒的特質呢？或者上師要把教法做些妥協來適應西方社會？以上是我收到的電子郵件中所提出的一些問題。

許多年來，西藏喇嘛贏得了西方社會許多人的心，主要是因為他們具體展現了佛陀精細的智慧，同時也因為他們多數看起來既溫和又容易被取悅，而他們是瀕臨絕種的物類也助長了(這個發展)。既或他們之中某些人並不神聖，但卻總能找出少數真正的大師做為櫥窗的擺飾般展示著。但最初的迷戀漸漸結束了，有些西方人開始了解到佛教和西藏文化之間有著很大的差異。當社會的看法有了改變，再加上現代媒體的協助，對於公眾形象和所謂精神修道的懷疑和檢視就加強了。這是第一次，一般的西藏人，尤其是喇嘛被迫品嚐到自由社會苦樂參半

的滋味。自由社會的自由是來自責任和檢視，某些人痛苦的認識到聲望和成功是要付出代價的。

同時，西藏人不情願的承認，企圖把他們認為的優越生活方式，強加於人是不可行的。就像許多東方人一樣，西藏人仍然牢牢抓住他們文化中的一切，把它當成每一件事的最終答案，既使對一些丟掉了反而更有利的事也是如此。這樣還不夠，許多人甚至堅持他們的西方追隨者，接受佛教以及全部的西藏文化，這個西藏文化和佛教的大雜燴，讓許多人難以消化。即使是基本的佛教教義，譬如皈依，因為不適當的解釋，反而被教成像有神論了。當我們唱誦「皈依佛」等祈禱文時，幾乎沒有提到，同時也忽略了，它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認知一個人究竟的本質就是佛。談到這裡，這封信的作者把上師和僧侶看成捕捉她的人，而非解放她的人，就一點也不令人訝異了。

因為喇嘛扮演著將佛法帶到西方世界的角色，他們比那些對佛法有興趣但又不太了解佛法的西方學生要負更多的責任。然而，喇嘛非但沒有使佛法更容易被接觸到，反而由於他們的優越情結，根本上缺乏對西方人的尊重，以及對西方的想法沒有足夠的關注，因此造成了巨大的隔閡。佛教對醫生、病人和治療方法有一個典型的比喻，不同的病人有不同的問題，醫生應該用適當的治療方法。但是，如果西藏喇嘛嘲笑西方學生的文化和習慣完全是浪費生命，治療怎麼發生效果呢？他們真的認為應該給予西方人與西藏文盲牧民相同的教法嗎？西藏人缺乏對西方人的尊重不是最近才發生的，長期以來他們都認定西方人是野蠻人。

即使在1959年以前，許多訪客只因為他們是外國人，就被拒絕入境西藏。有人甚至會爭論說，西藏人失去家園，多半只能怪他們對外國人極端的恐懼、輕視，以及排拒一切外國的東西，好像它們都是邪惡的。儘管如此，許多西方人被西藏人的殷勤好客、親切有禮所吸引，(西方人)很少知道這種行為，與其說是發自真誠，不如說是來自社會責任。在大多數微笑臉龐的後面，仍然有你是西方人的潛在事實。少數的微笑可能出於一種期待，期待你可能是個贊助者(施主)，最近更可能期待你可以協助取得美國的綠卡。

這位作者另外一個不能忽視的論點是，喇嘛常常抱怨一些無聊的事。西藏人看到西方對佛法的追求既膚淺又易變，就像測試水溫一樣，卻忘記了佛陀鼓勵分析的態度。對佛法檢查的越多，就越發現它的偉大。此外，諷刺的是西藏人把西方人歸類為物質主義者，而一般西藏

人和某些喇嘛卻把追求物質當成第一優先。西藏人聚居的地區，拿每件東西，從最大的寺廟到最新的名牌汽車來互相競爭。某些高階喇嘛只要出售他們金製的或銀製的茶杯柄，就可以養活上百個饑餓的伊索匹亞難民好幾天。

西藏人認為西方人選購佛法，而且西方人也不能保持密續的秘密，但是喇嘛自己卻把佛法變成巡迴表演，包括像沙壇城和喇嘛舞的演出等等，他們又怎麼能怪別人呢？越早發現西藏人的這些墮落越好。否則，有一天，可能會因為理想破滅，而放棄佛法。

但是要發現這些墮落並不容易。從長久偽善的經驗中，喇嘛學會了狡詐和世故。一個例子就是，多少西方人迷戀於喇嘛那種幾乎是令人討厭的謙虛之中。西方人很少看到在布幕的後面，一場為了誰坐最高座位而進行的激烈爭鬥。在有大批人群的場合，或者有潛在的大施主出現時，這些手腕就變得更加戲劇化了。尤其是有從台灣來的施主，他們似乎單單只由喇嘛的位階或是喇嘛的名字前面有多少個H字母(喇嘛的頭銜)來判斷喇嘛的價值，就更是如此了。於是那個持著鉢，謙卑赤腳走在摩揭陀國街上的喬達摩形像，幾乎變成神話了。

喇嘛在西藏的影響力和支配性地位，減弱了西藏人生活中的許多世俗層面，如藝術、音樂、和文學等。喇嘛對這些沒什麼興趣，忽視這些世俗層面，也減低了佛法的價值。如果佛法的基本觀點不是無神論，那些心量狹小的喇嘛可能像塔利班政權一樣的專制。

儘管許多喇嘛口頭上說「不分宗派」，但他們仍然鼓勵宗派主義，視其西藏弟子為他們所有，阻止弟子學習其他傳承。他們合理的藉口是：學生如果學習不同宗派會非常困惑。因此，許多某一個宗派的西藏弟子，對其他傳承一無所知，但是老師似乎不阻止學生誹謗其他宗派。喇嘛們對西藏人這樣做好像還不夠，他們也指導西方人這個宗派遊戲，而且贏得了駭人的成功。這些喇嘛雖然多半只把西方的佛法中心，當成他們自己和家鄉寺院財物來源的工具，喇嘛卻仍然精心守護這些中心。支助那些真誠追求佛法的西方人，或幫助他們學習，則不是他們主要的興趣。那麼，剩下來的問題是：西藏佛教到底能夠在野蠻的西方行得通嗎？（答案是：）當然行得通。

從佛教被引進到曾經野蠻的西藏，並且在西藏興盛的事實可以證明，儘管文化與行為不同，佛教仍然能夠適用於不同的民族、性別和文化背景。僅僅因為少數西藏人行為不正，或者生活看似複雜，就像本文作者一樣拋棄佛法，似乎不太明智。我們要記得佛教在西藏是經過了

數十年和許多世代的勇氣和奉獻，才穩固的建立起來。我們為什麼期待在西方有任何不同呢？此外，從物質主義者的觀點去衡量佛法的價值，或者用所謂的客觀的傲慢觀點去判斷佛法都是很危險的。飛機在(天上)飛或船(在海上)沒有沉沒，這是顯而易見的，但有誰能夠說某個人是否已經證悟了呢？相同的，在比較社會系統時，我們也要小心。

這位作者認為美國的社會治理遠優於赤松德真王，這種判斷是錯誤的。赤松德真王在位期間，美國還在殘殺數以千計的原住民，更不必說社會治理的理念。相對來說，赤松德真王看到佛教的社會價值，把佛教由印度帶入非常不同的西藏。他不顧無數的艱難把佛法帶到西藏，譬如，來自愛好犧牲祭祀的苯教等的敵視。如果不是他這種開創性的做法，西藏可能會接納部落嗜殺成性的生活方式，或接納鄰邦中國善於奉承的儒家文明。再者，(作者)斷言西方對什麼是菩薩有很好的了解，並將菩薩的觀念與人道主義或社會行動相比較，作者完全失掉了菩薩道的重點。菩薩的悲願超過了只是同情需要或無助的人。具有那種同情心一成不變的引導人成為互相依賴，沒有安全感，以及自我本位，因為這種人最終是以幫助人的多寡來定義自己。

相對的，菩薩並不執著他們助人的行為和結果。他們的目標把眾生由生命的陷阱和自由的神話中解救出來。我們可能會想菩薩應該怎麼樣呢？溫和的？寧靜的？謙虛的？苦行的？這些品質可能普遍地看起來很好，對於喇嘛物質主義的不當行為加以譴責是很容易的，但是，你相不相信，要成為一位看似純真的喇嘛的受害者，反而更容易，這種虛偽是非常普遍的偽裝。在許多場合我是徹底的虛偽，也就是那種令作者大失所望的喇嘛。

儘管寫了這些，我知道我不會放棄任何特權利益，不論是高聳的法座，還是名牌鞋子，甚至是49輛勞斯來斯汽車（如果有人要給我的話）。看到據稱是出離的喇嘛卻過著豪華的生活，又享受各種特權，這似乎既褻瀆又腐敗。同樣的，當一個可能是慈悲善巧的大師，卻示現成專制又心量狹小的樣子，看起來也不對。但是人們必須知道，簡單生活的外相可能是騙人的。諷刺的是，就好像有些人難於放棄世俗的東西一樣，某些人可能會擔心失去仔細經營的單純出離者，或毫不在意的瘋狂智者的形象。一個人如果只為了保持謙虛純樸的形象而放棄世俗的快樂，不但沒有利益而且痛苦，這個人不只無法在靈性的道路上前進，在過程中還會失去許多世俗的快樂。

談到這裡，我們不應該去責難少數看起來很世俗的喇嘛或修行人，因為如果談到利益眾生，他們顯得不太自私或完全無私。我們應該尊敬那些喇嘛能夠超越別人讚美他們純樸或責難他們世俗的意見，也應該尊敬他們並不在乎因為謙虛而得到學生，或因為某些行為而失去學生，至少我們應該欣賞他們的不虛偽。

我感覺要克服偽裝出來的謙虛，和真正不在乎別人的意見，離我還很遙遠。對我來說，出離、謙虛、不世俗仍然是我修行的指導原則，但這並不是因為我看到世俗生活的徒勞無益，只因為我是一位西藏佛教的喇嘛，而一般人認為喇嘛應該這樣做。我仍然在意別人怎麼想。

然而，不管我們多麼經常作判斷，總是徒勞無功的。這並不是說判斷在道德上或政治上是錯誤的，只不過因為主觀是所有判斷的核心。

## 仁波切的普巴金剛法會開示

翻譯：陳志銘 馬君美

金剛橛（藏文音譯為普巴金剛），橛是指銳利的東西，像短劍之類。橛非常銳利可以穿刺任何物品，沒有東西可以刺傷它，銳利是它的特性。修持這種銳利又有穿刺力的能量，在無窮無盡的金剛乘方便中，這是最重要的法門之一。

金剛橛是去除障難最普遍的本尊之一。舉例來說，蓮師是修大忿怒金剛成就的，但剛開始他先修金剛橛淨除障礙，經過淨障，再修其他法門，最終證得各種成就。因此，金剛橛以淨除障礙聞名，也是諸佛的事業化身。

有時候，我們說金剛橛是金剛薩埵的忿怒相。過去印藏兩地，特別是在西藏，有許許多多祖師修持金剛橛，尤其是寧瑪派，噶舉和薩迦也很多，在薩迦的各派 — 薩迦、擦巴、俄巴 — 也都有修持。薩迦派的主要本尊，除喜金剛之外，就是孺童金剛也就是金剛橛。至今，薩迦法王的主要修持之一就是金剛橛。金剛橛不只是一尊單一的本尊，他有四加行、生起次第和圓滿次第的完整修道。

金剛橛有許多伏藏教法，例如，有吉美林巴、熱那林巴、以及娘瑞尼瑪歐瑟的伏藏教法。不只有伏藏教法，也有來自印度的密續傳承，像喜金剛續一樣，有金剛橛密續。蔣揚欽哲旺波、頂果欽哲仁波切、敦珠仁波切，幾乎所有偉大的上師們，尤其在噶舉派和寧瑪派裡，都有他們自己的金剛橛修持儀軌。我們修持的這個儀軌，是蔣揚欽哲旺波和蔣揚欽哲確吉羅卓的伏藏教法。

金剛橛談到四種橛 — 物質橛，慈悲橛，菩提心橛及智慧橛。

物質橛，是實際製作的橛（普巴）。我們用特別材質的木頭或金屬來製造它，修法加持，觀想，然後保存它，用來擊破外在的障礙。

慈悲橛，基本上就是慈悲心的修持，橛要有刺的對象，它的對象就是眾生，必須把它用在眾生上。

菩提心橛，就是修菩提心，這是合修相對菩提心和究竟菩提心的另一種形式。我們將這個 橛刺在方便上，智慧與方便，方便是對象，這很複雜。

最後一項，最重要的智慧橛。智慧橛就是整個阿底瑜伽的教授，例如大圓滿教授。智慧刺的是無明。

法會期間，我們透過觀想、持咒、手印，盡量包括上述四種橛。一般相信，蓮師曾說（他可不是一個普通人）：「不論任何地方修持金剛橛法會，那個地方會變得吉祥，所有外在，尤其是內在和秘密的痛苦都可消除。那些與金剛橛有直接或間接關聯的人，所有的障礙將會逐漸或立即消除，並且可以迅速證得金剛薩埵的究竟成就。」

譯註：

1 金剛橛：梵文為 Vajrakila，一般多依照藏文音譯為普巴金剛，但普巴金剛未譯出原文 kila 所代表尖銳物品之意義，故依原文譯為金剛橛。

2 吉美林巴 - 伏藏師（生於西元 1729）

3 熱那林巴 - 伏藏師（生於西元 1403）

4 娘瑞尼瑪歐瑟 - 伏藏師（生於西元 1136）

此法會為 2004 年底在台北舉行的金剛橛大法會。

### **Dzongsar Khyentse Rinpoche on the practice of Vajra Kilaya**

Vajrakilaya, or kila, means something sharp, and something that pierces--a dagger, basically. A dagger that is so sharp it can pierce anything, while at the same time nothing can pierce it. That is the quality. This sharp and piercing energy is what is used to practice and out of the many infinite, endless Vajrayana methods this happens to be one of most important methods.

Vajrakilaya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deities when it comes to destroying the obstacles. Guru Rinpoche achieved enlightenment through practicing Yangdag Heruka but he first practiced Vajrakilaya to clean, or to clear the obstacles, and then, through that, he practiced the rest and then achieved whatever he wanted to achieve. So, Vajrakilaya is known for clearing the obstacles. Vajrakilaya is also known as being the embodiment of all the Buddha's activities. At times, when we speak of Vajrakilaya, we speak of Vajrakilaya as if it is the wrathful form of Vajrasattva. There are many, many great masters both in India and Tibet, but especially in Tibet, who have practiced Vajrakilaya, especially in the Nyingma lineage, and among the Kagyu and also within the Sakyapas . [among the three traditions] the Sakyapa, Tsharpa and Ngorpa. The Sakyapa's main deity, besides Hevajra, is Vajrakumara or Vajrakilaya. To this day, one of His Holiness Sakya Trizin's main practices is Vajrakilaya.

Vajrakilaya is not just a simple deity. There is a complete path from

the ngondro to the developing meditation and completion meditation, everything. It has a complete path of its own. There are many treasure teachings based on Vajrakilaya. For instance, there are treasure teachings from Jigme Lingpa, Ratna Lingpa, and Nyang-rel Nyima Ozer. Not only are there treasure teachings, actually there is also the Indian [lineage], just as there is the Hevajra Tantra, there is [also] a Vajrakilaya Tantra. Jamyang Khyentse Wangpo, His Holiness Dilgo Khyentse Rinpoche, Dudjom Rinpoche, almost all the great lamas, especially within the Kagyu and Nyingma tradition, have each their own Vajrakilaya sadhana practice.

When we talk about Vajrakilaya, we talk about four kinds of dagger: substance dagger, compassion dagger, bodhicitta dagger, and wisdom dagger. Substance dagger, we actually make purba, which is the substance. We make it with a very special quality of wood or iron, and bless it with the proper Puja's, blessings, visualizations. We keep it, and use it mainly to pierce the outer obstacles. Compassion dagger is basically the practice of compassion, and the object the dagger has to stab, the object to stab is sentient beings. You have to put it onto sentient beings. And there is bodhicitta practice, the bodhicitta dagger, and that is another form mainly of practicing relative bodhicitta and ultimate bodhicitta together. We stab this dagger on methods. Wisdom and method, method is the object. That's the complicated one. And then lastly, the most important dagger is the dagger of wisdom. That dagger, the wisdom, is the whole Ati-yoga teaching, such as the Dzogchen teachings, and this wisdom is stabbed on ignorance. This is the fourth.

During the Puja, we definitely try to include all of them, through visualizations, through mantras and through mudras. It is believed and this is not some ordinary human being's talk, Guru Rinpoche himself said, wherever the Vajrakilaya Puja is done, even that site will become auspicious, free from all kinds of outer, inner, and especially inner and secret suffering. Those who are indirectly or directly connected to Vajrakilaya for certain, have a connection with Vajrakilaya, and gradually or immediately all obstacles will be dispelled and the ultimate result, which is the state of Vajrasattva can be obtained very soon.

---

The great master Mipham Rinpoche [1846-1912] condenses the meaning of Vajrakilaya in the following words:

**Suchness is the natural state of all phenomena**

**This is the great perfection free of duality.  
Such nature is realised through individual awareness,  
Which is the absolute kila - wisdom of awareness.**

**[It is called] Vajra as non-dual wisdom is indestructible,  
And Kumara [Youth] as this the unchanging nature, free of decay.  
This primordially all-pervading buddhanature  
Resides as the absolute nature of all beings.**

**Through the skillful oral advice of the guru's instructions  
And through the yoga of realising the natural ground of the intrinsic  
mind.**

**The manifestations of samsara and nirvana are brought under  
control,  
Through piercing these phenomena with the kila of awareness.**

**Thus, the wisdom confidence that destroys [the illusions of] samsara  
and nirvana,  
Steals the life force of the confusion so difficult to tame.  
It fills the space of bliss with bodhicitta,  
And it perfects appearance and existence as the mandala of the  
magical net.**

**Ema! May all sentient beings practice this yoga of the kila: The  
supreme activity-deity of all buddhas,  
With the [retinue] of supreme sons and wrathful ones.  
Gaining power over the emptiness life of samsara and nirvana,  
May they all achieve the level of the Great Glorious One, in this very  
life!**

**Written by the one named Dhi on the twenty-third day in the second  
month of the Earth Monkey Year.**

## 虔誠經驗分享：宗薩欽哲仁波切對我的啟示

講談 / 史嘉章

繕寫 / 邱玲玲

我今年 38 歲，19 歲那年我遇到宗薩欽哲仁波切，之後又過了 19 年，不知道還能不能再活 19 年。我現在要講的是 19 歲到 38 歲遇到仁波切的故事。事實上，這中間有很多時間是空檔，因為大家知道仁波切通常來台灣都只是短短的二個禮拜然後就飛走，而且有好幾年沒有在台灣。

我第一次遇到他是還沒有上大學的時候。那一年，我不相信佛教，也不相信佛法。那時我要參加大學聯考，我媽媽抽了一支籤，說「我的運氣很差，會考不上」，我跟她說：「我隨便考考，都能考上一所學校」。因為我自大地認為成績不是很差，我覺得在國立大學沾個邊應該沒有問題，何況我也只想混上一所學校，好好玩四年而已。結果，那一年我果然如同籤上預言名落孫山。那時我很痛苦，於是開始思考——「難道真的有命運這種事情嗎？」「難道真的有輪迴這種事情嗎？」於是我閱讀了一些宗教的書籍，也見了一些師父，但在那段自我摸索的過程中，我並沒有找到我要的答案，而諸如拜懺、磕頭等儀式，對當時的我而言，似乎也並不具太大的意義。追尋的腳步，就稍稍停頓下來了。

我有位同學甚早接觸到密乘，在高中時便常帶著同學們到植物園打坐。有次我打電話給他，他告訴我十月份會有很多活佛來台灣。十多年前雙十節時，簽證比較容易發下來。那時我才開始接觸密乘，由於我已相信一點佛法，也相信文殊菩薩有智慧的加持，所以很期待地參加了一次文殊閉關。當時三天閉關的內容是要唸滿十萬遍的文殊咒，而且每次都要磕頭 - 那時我已經願意磕了。每天唸咒有快有慢，就是要把十萬遍唸完。那位傳閉關的師父不給灌頂，他只給口傳，而他是位實際教授閉關且經驗豐富的老師。那三天的閉關蠻實在的，而當你對一個人心存敬意的時候，他講出的話都會具有說服力。在最後圓滿時，他說他昨晚夢到果樹上結滿了果子，參加閉關的人就是去採果子的人。他覺得這個夢很好，表示這次閉關的人都有收穫。我沒有任何的夢，但基於對他的尊敬，我相信這是真的。

就在這時，一位台大學生介紹我去聽一位年輕而很具銳利禪機的師父演講。那時的我，只喜歡灌頂，不喜歡聽演講。因此我猶豫了一下，但他一直推薦，所以我就去試聽看看。當時的講題是「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在耕莘文教院共講五天。我原本想，至少去個一天給一點

面子就算了。結果聽了以後，哇！就覺得這個年輕仁波切，這麼英俊斯文，講話這麼銳利，不但有道理，而且你要問任何問題，答案「啪」一下馬上就出來了，並且是一針見血。此時，我就被宗薩欽哲仁波切給震懾住了。心想我如果要學宗教哲學的話，一定要跟他學，不做第二人想。

當時我只想視他為哲學上的老師，因為看他很會辯論且講得頭頭是道，但修行來講，我認為這個人太年輕了，而且經常不在台灣，好像不可能是我的上師；最主要是我內心覺得我反應不夠銳利，很容易被修理，不夠資格做他的學生。當時仁波切二十幾歲，我覺得很棒，比我大一點的人，居然講話這麼睿智。你問問題時，他一語就點破你心裡要講的話，甚至是直接反問潛藏在問題背後的動機。所以對他是有點怕，怕被他一眼看穿；而若想學哲學，跟他就沒錯了。那時仁波切說將會去不丹閉關半年後再來台灣，結果那一隔就四年；對此我有深刻的印象，因為之後那五天的演講我每天都出席，但後來想再聽他的演講，一隔就是四年。

四年後，仁波切在圓山大飯店給教授，當時有一群台大學生，在我上廁所的時候，已經得到仁波切傳授的皈依了。我聽他們講，皈依的方式就是握手。我非常失望，竟然沒能皈依；失去那麼好的機會，竟然只是為了上廁所。聽他們說，仁波切當時開示皈依的意義，只講了一句話即「你所皈依的目的就是藉由我認識你自己。」多麼震撼的一句話，沒有任何儀式，就只講了這一句話。不過還好，當我要下樓的時候，仁波切剛好跟我同一班電梯。我就說：「我可以跟你握手嗎？」他就把手伸出來，酷酷的表情，但柔軟的手卻溫暖我的心。

其次，談到當兵。我覺得當兵是人生裡面最浪費時間的事，一直想問：「該不該找理由不用當兵？」就在我快要當兵、仁波切要上飛機的前一刻，我問仁波切，我到底該不該當兵。他回問我：「你想學佛法嗎？」我回答：「想」「你知道四加行嗎？」「知道」「當兵連四加行的前行都還不算。」就是說，當兵只不過是類似四加行的前行而已，如果連這個都不去做的話，那你又如何修四加行。那時候我覺得很慚愧，連受一點點苦我都要逃避，於是我就乖乖的去當兵。我後來當了文書，專門幫輔導長整理資料，所有的新兵都認為那是個好差事。而當我也覺得如此時，不幸的日子就來了。因為有人密告所長貪污，所以要查出是誰去密告的，而我就被懷疑是那位密告者。接著他們開始不斷整我，讓我甚至到要睡覺了，心裡還在想明天會被怎麼整。有一天晚上，他們看我看得特別緊，把我操到手都抬不起來，連上床都沒辦法，下床也沒力氣，根本蹲不下來。我當時就發誓：「我不知道我以前怎樣，

但從今以後，我絕對不誣賴任何一個人，只要有一點點的理由證明他不是做這件事的人，我就不誣賴他。」突然間就覺得心裡好受點，感覺自己不再那麼記恨，比較釋懷。後來很快地就查出是一位剛退伍的人告密的。我雖然洗清了冤曲，他們對於整我的事也從未說過一聲抱歉，但我欣然接受這樣的不公平待遇，心想大概我過去曾做這樣的事，現今體驗過去別人所經歷過的感受罷了。還好事情很快水落石出，並未讓我難受太久。

後來我當兵回來教了一個班（國中老師），我有點宗教狂熱，上課第一件事就是要學生背誦「文殊菩薩讚」（吉祥最勝智德讚）而不是起立、敬禮，背誦完才開始上課。這只限於那個班，因為該班學生幾乎都見過仁波切，而且有些同學非常特別，心地非常善良。有一回，仁波切住在福華飯店，當晚要離台，通常那晚會有很多人去見他，非常的忙。他們班有個學生一直說要見仁波切。仁波切說：「沒有必要的話，不用來。」可是他又一直哭，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後來我就打電話給仁波切，仁波切回答：「來一下就走。」然後他去見了仁波切。我本想用破英文翻譯，可是仁波切只說道：「不管你相不相信，你什麼都不用講，我都已知道，你今天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回去後好好睡覺。」我也嚇了一跳，仁波切問他：「你相信嗎？」學生回答：「我相信」。然後他回家睡覺，夢到他過世的父親跟他說，他要投胎了，要他多唸六字大明咒和心經迴向給他。原來他想問的，就是他未能見到父親最後一面，對此事他一直耿耿於懷。後來這位同學，再次見到仁波切都會感動到哭。

談到「虔誠心」，這樣說吧！如果真有虔誠心，那麼修法時，出離心就會自然流露。而我現在很多時間在看電視，修法並不是我的生活重心，所以我根本沒有資格來談「虔誠心」。事實上我真的想過，我可能一點虔誠心都沒有。如果有的話，也只是有一點點的習慣和一點點的感激。今天會來講虔誠心，也是基於對仁波切感覺好像虧欠了什麼，可能好幾輩子都還不了。這種感覺好像有一個要好的朋友，他很了解你，然後你為他赴湯蹈火，在所不惜，只是為了想報答他了解你知道你這樣的感覺而已。我常做的事情呢，就像電影「稻草人」裡的一個孩子，他在他祖父墳上灑了一泡尿，被父親看到而海扁他一頓，孩子就一直哭。父親說：「你這死兔崽子怎麼會做這種事！」，孩子說：「天氣那麼熱，我只是要讓爺爺涼快一下。」。有時候我做的事情就像那孩子一樣，別人都用你的行為去判斷，但是有人用真心來看你的話，就會讓我很感激他。

我覺得仁波切做任何事情應該都有他的理由，只是他沒告訴你為什麼

要這樣做。他告訴你能做些什麼，我會盡量試著去做。我想今天我對仁波切的尊敬，不僅是從他本身，還有從他的學生身上讓我學習到很多。例如，我第一次到尼泊爾時，遇到一位仁波切的學生，她帶我去見薩迦法王並且參加法會，也告訴我一些仁波切的故事，那時她跟仁波切已經很多年了。有一次，她父親病得很嚴重，雙腳在白天都沒事，到晚上就疼痛得非常厲害。她父親過去協助一些仁波切或法王到亞洲來宏法，為佛教做了很多事情。這位師姐就求仁波切：「請你修法祝福我的父親。」但仁波切說：「我絕不會為你的父親修法。」她很難過說：「我跟你十多年，從來沒要求過你做什麼事情。而且我父親為佛教做那麼多事情，為什麼你不能答應我這件事。」仁波切跟她說：「你說你跟了我十幾年，你應該學了很多東西，而你父親生了病，你卻不能幫他，你還來求我。如果你父親的病不能藉由你的修法讓他好的話，從此我們一刀兩斷，你不要再做我的學生。」她當時也不知道該怎麼辦，該修什麼法。最後到機場的時候才問仁波切，仁波切說：「去閉關一個月，閉完關以後，自己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她也不知道閉關要做什麼，什麼都不清楚的情況下，她就真的硬著頭皮去閉了一個月的關。之後她父親的病真的好了。一個好的老師並不是要贏得你對他尊敬，而是要你對自己有信心。

（此聽眾中有人發言：「仁波切說過，這個中心會繼續存在，應該要感謝史嘉章的眼淚。你可否講一下這個故事？」）

那段時期中心為什麼會關掉呢？因為有人假借他的名義來募款，仁波切覺得他的名字被借用無所謂，但這關係著傳承的意義，因此他很在意，所以中心就關閉了，他也很多年沒來台灣。在那好幾年間，有一群人基於對仁波切的狂熱和一點點的感激，還是到中心來一起吃飯、喝茶、聊一些所謂佛法的話題等等，很像當時仁波切為中心取的名字「智慧茶會」。我是其中一個。有一天，聽說仁波切要來台灣，大家都很高興，就討論如何去接他。我們借到一個好大的海螺，我練習了好久。到機場，仁波切一出來，我就吹起海螺，結果第一聲沒出來，第二聲也沒出來，第三聲一出來，仁波切就說：「Shut up! Shut up!」叫我不吹，我還是吹，他一副很生氣的樣子，我也覺得很尷尬，就收了起來。到了外面，他跟每個人都問好。對我呢！連瞧都不瞧。好吧！不理我就算了！回到辛亥路，那時中心有很多人在切水果或泡茶，仁波切一進門也跟大家問好。連我認為這個人仁波切應該不認識吧！仁波切也跟他問好，我還是被遺漏了。於是蛋糕也沒有任何心情吃，整個人好像心都碎掉了。那一天從開始到結束，仁波切沒有跟我說過一句話，也沒有問我好。我觀察過每一個人，仁波切都有問過，最後我還是沒有接受到「你好嗎？」這樣的話。於是我很難過，心想

或許我跟他沒有緣吧！過了幾天，香蘭問我：「要不要跟仁波切一起去日本料理店吃飯？」。我有很多時候都到最後一刻才決定要不要去，而那一次開始時我就心想還是不要去好了，反正去了，也是受侮辱。可是，湊巧我看到一篇故事，寫到欽哲旺波（第一世欽哲仁波切）有個學生拿旺日巴，他穿得很破，但很有學問。他去宗薩寺想要見欽哲旺波，進到門裡，欽哲旺波就說：「把門邊穿得很破的那個人趕出去！」他被趕了五次，最後由他的學生推薦，才見到了欽哲旺波。我看到這裡，心想也許我應該去，我也不過才兩次而已，說不定我還有機會。所以那一次我還是去了。但那次吃日本料理的時候，我還是沒機會和仁波切插上話，只不過兩個眼睛一直盯著仁波切。仁波切還是跟其他人講話，講到一半突然提到，他好幾年沒有來台灣了，損失了一些朋友，但還是有一些朋友，像今天在座的這些朋友。他失去了大半的朋友，但獲得了真正知心的朋友，他覺得很好。然後他就指著我：「像那一個。」那時我忘了他說什麼，反正指到我的時候，我的眼淚就差不多掉下來了。仁波切說：「不管我說什麼，他就兩個眼睛一直盯著我。」那時候我才感覺到，儘管他看起來好像不太關心你，但這一刻就明白，其實他一直在看著你，否則他怎麼會知道我是那個「兩個眼睛一直盯著我看的那個人」。那時的确蠻感動的。仁波切又提到，有些人在他不在的時候，也為中心付出很多，這些都是很知心、很忠心的朋友，想到那些人他就很感動，所以那時候我就流下一點點的眼淚。心中想起過去那段好不容易才接近到仁波切的經歷，就壓抑不住淚水。藉由中心的存在，我們才有機會見到仁波切；若關閉了中心，一些人何時才有機會接近仁波切呢？我就請仁波切讓中心繼續存在。

我覺得自己過去很邋遢，有很多不好的習慣，到現在還是一樣，但我會有點自信，其實這是可以改變的，我不知道現在做得怎麼樣，但總是相信這種情況可以改變。你願意去做，因為你了解那結果是可能的，你就會去做；如果你認為那是固定的模式，不可能會變的，那你就根本不會去做。我從他身旁的學生轉變的故事，常獲得激勵。在這個中心，你可能默默付出，覺得仁波切好像都不理你，要過好久的時間，仁波切才會稍稍看你一眼或跟你說話。我覺得，當自己的傲慢還在時，仁波切對你的方式可能就是你现在應該被修理的方式。你期待這樣子，他就會讓你的期待破滅。仁波切用這種磨練或測試的方式，就是要消除我們內心的期待或傲慢，如此一來，彼此在將來師生間的相處才會比較容易。

### 普賢上師言教開示輯要 3

開示：宗薩欽哲仁波切

翻譯：項慧齡 校稿：馬君美

這個地方不再是凡俗之地。這些牆壁不再是普通的牆壁。這個地方是淨土。牆壁是珠寶所成，這些珠寶不只是我們所知、地球上出產的珠寶，還包括我們所不知道、不在地球上出產的珠寶。這是金剛乘的善巧方便，因為它創造了一種氣氛。如果沒有這種氣氛，那麼現在坐在你們面前的，只是一個可憐兮兮的老師，底下一群到處遊蕩、追逐佛法的可憐蟲正在聆聽笑。這種氣氛不太好，不會有更深的進展。這是為什麼你們一次又一次地參加這些週末的教授，卻從未有所超越。一九八九年，你見到這個老師，這些學生，一九九〇年同樣，一九九一年也是一樣，只不過皺紋越來越多，牙齒越來越少笑。因此這種氣氛非常重要。我們在這裡創造了相當美好的氣氛，例如這些插花就是。這些都是象徵性的氣氛。是金剛乘的善巧方便。把這個地方創造成淨土。這個國家不是受到空間和方位限制的普通國家，而是淨土，是極樂世界，超乎筆墨所能形容。總而言之，這個地方不是你所看到的樣子，不是一個凡俗之地。

很不幸的，現在你們必須聽以下這些話：此刻在傳授這個法教的老師，不是普通人，而是普賢王如來。聽聞法教的人，包括你自己，也不是凡夫俗子。你們不是悲慘的、沒出息的、深懷內疚的人，笑而是持明 vidyadhara。持明意指「智慧之主」或「智者」，你們都是聖者、成就者，是十地菩薩，已經成佛。不只你自己如此，坐在你旁邊的人也不再是臭氣薰天的怪胎笑，而是佛，或菩薩，像觀世音一樣偉大的菩薩，具備四隻手臂等等。你旁邊的友人是度母或妙音菩薩，是個證悟者。

這個法教也不受字句、文法、詞彙、梵文、藏文或題目的限制，它是個不中斷的教授，你要如此觀想。

以下這段話非常重要。帕楚仁波切說，當你們觀想這個地方是淨土，上師是普賢王如來、蓮師或金剛薩埵，我們全都是菩薩或持明。這種觀想不是說我們原本不是菩薩或持明，卻想像自己是菩薩或持明，不是這樣的。我們不是把原本不是的事物想像成是。帕楚仁波切說，在實相上，我們所看到的事物，例如這幢建築物，是錯覺。它的實相是極樂淨土。受到時間、空間、形色、性別所限制的傳法老師，是你的錯覺。事實上，這位老師的實相是普賢王如來、蓮師等等。而你，在

座的聽眾，認為自己多麼悲慘、多麼窩囊的想法，也是自己的錯覺。你的實相是佛。因此，這種想法沒有什麼不對。事實上，當你認為自己是平庸之輩、認為這個地方是舊金山，才是錯誤的。這是帕楚仁波切強調的。這種觀想讓金剛乘成為一個非常迅捷的修行法門。這是一般的乘所沒有的。我稍早提及即使在聽聞法教的時候，也要運用金剛乘的善巧方便。光是如此，就能積聚資糧。舉例來說，如果你來此聽聞法教的動機與發心非常非常有限，只是出於對法教或對老師的好奇心，所能積聚的資糧就不多了。你或許會學到一些東西，或許學不到東西，可以積聚某種程度的資糧，但是不多。但是如果你用金剛乘的善巧方便來觀想老師、傳法的場所和聽眾，那麼你就能更快更強烈地積聚十億倍的功德。這是金剛乘的善巧方便。

以上是三個重點。從明天開始，講授這個法教。如果我們的耐性，以及我們的壽命和體力許可的話，我希望能夠投入四、五年的時間來講這個法教。今年或許可以把這個法教的一部分講完，如果講不完，至少可以涵蓋一些前行的思想和態度，以及四共加行。然後，我們會廣泛地解釋「皈依」，以及「皈依」的概念。對於那些想要受皈依的人，或許明年可以舉行一個皈依儀式。皈依之後，要講「金剛薩埵」。我們會逐步地遵循這個修行之道來講授。如我稍早所說的，今天的講授已經結束了。想要接受口傳的人，可以坐一下。不想接受口傳的人就可以離開了。我們休息一下。